

第十八章 城門舊事非故人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報院報裏說的清清楚楚，京都禁軍大統領的職務不再任，而是交給了宮典，宮典在京都平叛之後，便重新拾起了大內侍衛統領的老職司，如今又兼了禁軍統領，倒也不是出奇之事。葉家對陛下的忠誠，舉世皆知，皇宮不再由大皇子負責安全，當然隻能交給宮典。

但現在的問題是，大皇子不再擔任禁軍統領之後，陛下會將他放到什麼位置上。邸報上沒有說，京都裏也沒有比較明確的風聲，範閑看著手中的紙，忍不住搖了搖頭。

京都內接連有幾樁非常重要的人事任命下發，這幾樁任命都是集中在軍方，很明顯陛下是有什麼想法，而且也開始在為大殿下挪位置出來。最令範閑注意的是，京都守備統領蕭金華被除職，調往南詔邊軍任副都督，而征北營權知大都督史飛則被陛下一道旨意召回，接任了十分要害的京都守備統領一職，而史飛之上的那位燕京大營都督王誌昆則是原地不動。

三項軍方大將調動，絕對不尋常。範閑十分清楚這些軍方大將所扮演的角色，也深深了解陛下對這些人分別不同的態度。比如京都守備統領蕭金華，當年在京都叛亂時，還隻是十三城司的東華門統領，因為他的立場站的穩，生生將太子所屬秦家殘兵堵在了京都之內，立下大功，陛下才會讓其連升三級，出任京都守備統領，這也算是陛下對於忠臣的一個表態。

但範閑早就猜到，陛下肯定不會讓這個叫蕭金華的小角色擔任京都守備統領太久，一方麵此人根基太淺，難以服眾。難以承擔京都守備如此重要的職責。二來。蕭金華畢竟是出身十三城門司，而陛下對於十三城門司在京都叛亂中的表現最為寒心。

皇帝最信任張德清。張德清偏投向了長公主。雖然事後皇帝將張德清凌遲致死，株其三族。可是還是沒有發泄掉心頭地怒氣，蕭金華也算是受了池魚之殃，不過這人想必應該清楚自己地符號作用，此去南詔任副都督。也應該能接受。

而征北軍地情形又比較複雜。燕小乙被範閑殺死在山巔，滄州旁的慶國征北大營牽涉入了謀叛事中，兩年來不知迎接了多少次清洗。朝廷也一直沒有讓大將史飛正式接任征北大都督地職司。而隻是讓他權知。受燕京大營王誌昆地管轄。

大將史飛這十幾年來一直都是王誌昆的副將，這個安排應該沒有問題。但如今陛下既然讓史飛回京接任京都守備師統領。征北營大都督地位置便空了出來，這是留給誰？

範閑搖了搖頭，心想大概所有人都看的清楚，與北齊國境交接，處於天下風口浪尖的征北大都督的位置。當然是留給大殿下地。

看來皇帝陛下在休養生息兩年之後。終於開始一步步地布下自己地棋子。尤其是這兩個月內。監察院與定州軍強行穩定了西涼及草原上的局勢。皇帝陛下終於有餘心來準備東北方向的一切。

隻是大殿下如果要成為慶軍先鋒統帥，掌管最前線地十萬大軍。成為權重一方地征北大都督。那他則必須接受皇帝陛下另一方麵地安排納側妃，待出兵之日，便是大王妃下堂之時。

“老大可不是這樣的人。”範閑皺著眉頭想著，陛下已經替大皇子將統領慶軍，征戰沙場地所有道路都鋪墊好了。就等著大皇子能夠體諒他的苦心。走上這條道路，問題在於，大皇子雖然性好沙場，可隻怕也做不出這種事情來。

一想到回京後。便要在皇帝陛下的壓迫下，被迫去做這等事情，範閑心頭大感煩悶，忍不住悶哼了一聲。這一聲雖然哼的極低，卻把身旁的鄧子越和沐風兒嚇了一跳。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
“沒什麼，趕緊歇吧，明天還要趕路。”範閑揉了揉眉心。對二人揮了揮手，想了想後，又把鄧子越留了下來。

他看著鄧子越，沉默片刻後說道：“你一直長駐上京城，知不知道北齊人是怎樣看待史飛這個人？”

這兩年裏史飛一直駐在滄州，率著征北大營與一代名將上杉虎抗衡，雖然吃了些小虧，但勝在不急不燥，把局勢穩定地極好。鄧子越想了想後說道：“史飛將軍往年一直在燕京大營裏任王大都督地副手，聲名並不如何顯耀，也就是兩年前去征北營後，才漸漸被齊人所知。雖然滄州南北這兩年裏並沒有大地戰事，但在上杉虎地威逼之下，依然能夠不慌亂，光憑這一點，至少證明了史飛此人地性情偏於陰柔能持。”

“陰柔？”範閑有些不讚同地反問道：“如果僅僅是陰柔能持，兩年前陛下怎麼會讓他擔下這麼重的擔子。”

鄧子

提司大人說的是什麼，慶曆七年深秋，大東山事發，所有人都似乎忽略了被燕小乙拋棄在滄州附近地北大營，沒有想到那裏的重要性。但範閑卻從來沒有忘記，皇帝陛下還被困在東山之上時，已經暗中下了密旨去燕京，讓燕京大營隨時準備接手滄州北大營，以防北齊人趁亂而入。

這是一個無比重要的任務，燕小乙一死，數千親兵大隊被俘，如果沒有得力大將坐鎮，隻怕北大營真的要嘩變。而當時負責陛下這道極重要旨意地將領，便是大將史飛。

如何收伏北大營的軍心，具體過程沒有多少人知道，但身為監察院提司地範閑知道，在他看來，史飛奉旨清軍的過程實在更像是一段傳奇。

大將史飛隻帶了十幾個親兵，便進入了滄州北大營中，手裏拿著聖旨，輕輕鬆鬆地便控制了北大營。麵對著十萬大軍，這位將軍是哪裏來的膽魄，又有什麼樣的能力，竟能讓燕小乙經營了數年之久地北大營像戰馬一樣溫順。

能夠做到如此大事的人物，絕對不僅僅是陰柔而已。範閑的眉心愈來愈痛。總覺得有些陰影籠罩在腦海裏。皇帝陛下屬意讓大殿下領兵北伐。這是意料中事，但像史飛這樣地厲害人物。不在前線呆著，卻調回京都任京都守備統領。究竟針對地是誰？

早在前太子出使南詔地時候。範閑便曾經推斷過，一旦長公主方麵的勢力如冰雪般消融，緊接著迎接自己地便是皇帝陛下不留情的削權。以及宮中對於朝廷老一輩人物地無情打擊。這兩年裏，監察院被削權不少。但好在陛下對自己寵信日增一日。朝野上下沒有誰敢對自己做些什麼。而最讓範閑擔心地長輩們，也從京都叛亂事。取得了最寶貴的經驗，不等陛下動手，便自動地消失在舞台之上。

父親大人早已經辭去了戶部尚書的職位，老老實實地回了滄州養老。陳萍萍雖然還擔任著監察院地院長，但早已不再視事，將所有的院務都交到了範閑和言冰雲地手中。而且早已向陛下提出了辭官地請求，隻是陛下著實有些憐惜與他之間地情份。堅持著沒有允許。當然，在老一輩人物之中，最慘的還屬梧州地那位嶽父大人，在京都平叛事中。前相爺林若甫一著算差，將自己埋在朝廷裏的所有人都托了出來。交在了自己的好女婿手中，本以為可以東山再起，但誰能料到，皇帝陛下安然歸京。這一切都成了如夢幻的泡影。

不止是泡影，皇帝陛下深深忌憚於前任宰相大人的不老實。這兩年裏把宰相當年的門人整治地夠慘，雖然沒有用什麼陰厲手段，卻也是將林若甫留在京都最後的實力都拔地幹乾淨淨。

關於這件事情，範閑連說話的餘地都沒有。他隻有苦笑看著這一切，看著自己的嶽父大人在梧州惶恐害怕，接連暗中上書陛下。請罪懇切。

好在皇帝陛下看在範閑和林婉兒的雙重麵子上。並沒有繼續追究林若甫。

如此想來，皇帝陛下意圖掃清地三位老家夥，都已經很自覺地往舞台後方退去，慶國朝廷已如鐵桶一般，史飛調任回京都，究竟是為什麼？這樣一個厲害人物，不留在統一天下的戰爭之中，卻調回了皇帝陛下地身邊，針對誰？

難道是自己？範閑心裏有些黯然，不再想這些問題，抬起頭對鄧子越輕聲說道：“京都的事情你莫要理會。”

他頓了頓後說道：“不論你聽到什麼，知道什麼，都不要管...你要記住，你是監察院的官員，陛下的臣子，我現在放你在西涼，乃是為了慶國億萬百姓地性命著想，你把這件事情辦好，一切便好。”

鄧子越是進入啟年小組的第二個人，他是被王啟年親自抓過來地，在老王頭兒之外，他便是範閑的頭號親信，這幾年一直在北齊上京出任四處駐北齊總頭目的角色，也知道提司大人是在提拔自己，心中不盡感恩。此時聽著提司大人語有不祥之意，不禁怔然無語，眼中滿是憂慮之色。

監察院接連三任四處北齊諜網總頭目分別是言冰雲、王啟年、鄧子越，都是範閑最得力的助手，而且如果不像王啟年那樣出意外，將來他們都將是監察院最尖端地官員。

範閑靜靜地看著鄧子越：“西涼的事情很重要，你要好好地處理，回京之後，四處主辦的位置你先兼著，這樣和其它七大處要起支援來，也比較簡單，但其餘地轄區你暫時不要管，還是讓言冰雲領著，明白我地意思？”

“明白。”鄧子越點了點頭，“謝大人恩典。”

“莫讓胡人踏入我疆域一步。”範閑盯著他的眼睛，“我舍了這麼多

最信任的你，放在這荒漠西涼路至少要兩年，為了什楚，莫要讓我失望。”

鄧子越心頭大凜，單膝跪下，鄭重說道：“定不負大人寄望。”

範閑點了點頭，沒有再說什麼，倒是鄧子越的心中依然是感慨萬千，他跟隨提司大人已有五年，卻從未見過對方如此認真地交代一件事情，更令他感到凜然的是。明明小範大人隻不過是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，但交代事情，辦起事情來，卻是那樣地平靜安穩。渾似一個在朝廷裏沉浮了數十年的老家夥。

他遲疑片刻後，說道：“關於鬆芝仙令...”

鬆芝仙令是海棠，這個消息總會慢慢地傳出去。但至少在眼下，除了範閑之外。便隻有鄧子越知道這個秘密。聽到這個請示，範閑沉默了起來。許久沒有應話

十數天後，欽差範閑的車隊抵達了京都之外，隻是早在三天之前。範閑一聲令下，所有的儀仗以及刺眼地東西都撤了開去。此行奉旨巡視西涼隻是走了個過場，暗底下的那個計劃才是重中之重，加上京都裏麵又有些小麻煩，範閑並不希望太過招搖。於是欽差儀仗搖身一變。便成為了監察院四處的車隊。

監察院地通行文書自然沒有什麼問題，城門司的官兵也不敢去惹這些大爺。車隊在西城門外並沒有等候多久。便往城門內行去，範閑掀起了車窗布簾地一角，下意識裏往外望去，不禁想到當年第一次入京時，曾經驚鴻一瞥葉靈兒馳馬而入的模樣。

葉靈兒如今應該已經到了定州，王十三郎肯定要在年節前來範府報道。隻是不知道她會不會跟著過來。範閑地臉上不禁浮起一絲寬慰的笑意。憶當年春重時節，那女子身著淺色襦裙，頭戴一頂白鹿皮帽子，眉若遠山。眸子清亮...

忽然一道灰影從車隊旁邊衝了過去。險險地擦著範閑所乘的馬車，這道影子速度極快，險些驚了監察院車隊地馬匹，情況十分驚險。

監察院六處的劍手們下意識裏將手握住了鐵釵的手柄。隨時準備出手。

然而範閑已經看清了那道灰影，搖了搖頭。那隻不過是一個騎馬的小姑娘，何必如此緊張。隻是那個騎馬的小姑娘衝地如此之快，完全不在意城門處等著地這些百姓菜農安全。讓範閑忍不住皺起了眉頭。

那馬上應該是哪位權貴家的小姐，不然也不會如此囂張，範閑將頭伸出窗外，眯眼看著衝進城門地女子，看著被她馬兒驚亂地隊伍，以及一位被嚇的跌倒在地的老農，心情變得糟糕起來。

令他心情糟糕的原因很多，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條，是因為那位權貴小姐騎馬居然著裙，和葉靈兒一樣，頭上居然也戴著一頂白鹿皮的帽子，還是...和葉靈兒一樣。

“這是誰家地小姐，行事如此不堪。”範閑問著車旁地沐風兒，沐風兒一家都在京都一處做事，對於京都權貴家地人員十分清楚。但今日沐風兒看著那個遠遠消失的馬兒，隻是搖了搖頭，表示不知道。

倒是旁邊有一位出城迎接的啟年小組成員低聲說道：“應該是王家的小姐。”

“王家？”範閑眉頭微挑，心想除了燕京大都督王誌昆家地女兒，整個京都還有哪個王家敢如此囂張。京都叛亂已經過去了兩年，燕京大營在平叛事中表現地格外出色，不止是替陛下掃清了整個東山路，而且還控制住了燕小乙的征北大營。如今王誌昆遠在燕京，而史飛卻已經調回了京都，這便是所謂軍中的燕京派，正是聖眷隆重之時。

“正是王大都督家的小姐，據說是大都督感念聖恩，心懷京都舊宅，便讓這位小姐回了京都...如今地京都守備統領史飛是王大都督往年下屬，這位王小姐以叔相稱，這位王小姐據說最是喜愛當年京都葉大小姐的風采，所以...”啟年小組成員低聲解釋著什麼，一位優秀地下屬，總是會替上司分析情況，以免出現不必要的問題。

“想學葉靈兒？”範閑唇角地笑容有些怪異，“我第一次在城門外見到葉靈兒時，京都百姓會自動替她讓路，我也未曾見過我那徒弟胡亂揮鞭趕人...”

看著這一幕，他心裏已經漸漸明白了宮中擬定的大皇子側妃究竟是誰，麵色漸漸陰沉起來，說道：“先不進宮，繞到和親王府。”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